

世
廟
識
餘
錄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轉

錦衣衛百戶王邦奇初以傳陞千戶遇一詔削級邦奇

以詔出大學士楊廷和手深怨望之及奏復舊職

又爲兵書彭澤所抑故又怨澤乃上疏陳邊事言今

哈密失國番夷內侵由澤總督聿肅時賂番求和邀

功起釁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仙所致軍誅此兩

人更選大臣與復哈密則邊事尚可爲疏下兵部勘

狀未具邦奇復上言大學士費宏石瑄俱楊廷和奸

黨得奏欲爲彌縫嘗夜過楊一清問計議論不合而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出而廷和之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牘令前後奏詞
皆不得驗其義男侍讀葉桂章婿修撰余承勛及彭
澤第彭冲等又為交通請託時桂章勅封唐府未還
上命下惇等獄合廷臣會鞫之桂章等械繫來京
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廉遠地則堂高宏瑤乃天子
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竒心懷怨望又饒奸言
詬辱大臣惑亂聖聰若窮治不已株連益多臣竊
為國家之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
器歸于陛下持危定難有正始之功焉即所擬
詔條或矯枉過直然事專為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

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者哉宜斥讒言以全國體

上怒命逮言與惇等併問至是鎮遠侯顧仕隆等覆邦奇所奏皆虛妄無事實惟欲假陳言以希進用耳

上謂仕隆等徇情回護切責之以揚惇隱匿卷宗褫職爲民揚言輕率妄言調外任承勛詐病曠職冠帶閒住而楊氏一門之禍烈矣邦奇第以陳言希用降總旗于是費宏石瑄各具疏求去已得旨俱合致仕宏猶馳驛以歸不降勅獎勵不差官護送無月給歲撥凡首輔恩禮悉從其薄而瑄併馳驛亦不可

得前輩士夫傳瑤出京時，惟用車輛一，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其清介絕俗如此。故瑤亦自鳴干。上前第

曰：一節之士也。後南科給事彭中汝實等亦上言申楊氏之寃，暴邦奇之罪，欲追究主使之。人蓋有所指，不敢明言之耳。上卒不聽。於乎當夫小人交構國，是傾搖假令言官乏楊言鳳鳴之諍，大臣無費石烏悲之感，大禍終不解矣。嘉靖初年，朝廷有人哉。

大學士費宏石瑤既去位，上命吏部會推學行老成，素有譽望者以補閣缺。初推尚書吳一鵬、羅欽順、朱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始，以侍郎程鑾、顧濟詹。

事董圯名而 上特 詔用鑿蓋樂爲講官久 上
注意用之也其恩之不測類如此

王邦奇以誣陷大學士楊廷和暨其子婿得罪及費石
俱去位而京師告密之門遂啓 永淳公主將授

冊選婚禮部選軍民子弟以名聞求清右衛軍餘陳
寧男陳釗名在第三 上親定以爲駙馬都尉禮部

業草儀擇吉行矣忽聽選官余德敷奏釗父木勇士
家世惡疾毋再醮庶妾不可以尚主章下禮部郎中

李浙竟奏德敷妄言請逮治之德敷亦奏浙黨惡人
輕國典請併逮浙 上諭禮部釗斥別選故京師人

口謹有十可咲之說，選了女婿，又不要，此其一也。夫小人猖狂無忌，盡惑主聽，固爲可罪，而禮部亦見周草堂官不及爭，而郎中爭之，亦紊體統，又不行該城查驗，而徑叅德敷，真僞未的，何以服兇人之心也。吏部郎中彭澤以考察浮躁調外，兵部侍郎張璠爲之訟言，謂臣議禮所著，或問澤大加稱賞，人以是目爲浮躁。上特詔留澤，已澤自上疏辭，因自白曰：「即使臣以議禮當心，亦不容借此爲叙復之資，况實無片語上達，廷筮殆斃人所共覩，欺天行詐，安敢爲也。不聽給事中楊秉義等御史儲梁材等復執奏。」

澤不當用，且言璉市恩誣國是。上怒其任率，俱奪俸二月。夫澤本小人，而其所言則近正，然心已德璉，自是爲璉用，而傾擠夏言之謀，伏于此矣。

御史陳察推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具疏辭，因薦原任給事中劉世揚等，亟宜召用。察意欲薦人，故辭已陞任耳。上以察久居言路，職在激揚，既有所見，自宜早陳。今陞用不即拜命，乃泛舉多人，以市恩要譽，姑從寬降雜職，遠方用。吏部降察廣東海陽縣學教諭。察平生固好修，然喜爲矯枉之事，乃以之抗朝命，非直道也。而世廟數語，已藥其膏肓矣。

瑞州府知府宋以方湖廣黔陽人初在瑞州知宸濠有反狀陰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濠反自長江而下械以方直舟中至黃石磯江西人鄉語以黃為王以石為失濠聞王失機三字為不詳遂出以方斬之祭江比濠就擒眾不知以方所在疑為脫械逃去故嘉靖初議卹不及之至六年有與濠駕舟者親見以方之死為人言之而巡撫都御史陳洪謨上其事詔贈光祿寺卿陰一子為國子生三十七年吳尚書山在禮部而瑞州也得其死為詳又為請論祭一

壇今國史書以方置濠舟中罵濠不屈赴水死頗失事實或以意裝點之耳

上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欲舉而從祀孔子廟庭蓋為濮議之有當于聖心也一清言歐陽修之在宋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濟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叙事似司馬遷誠有不可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於濮議諸篇得先王禮經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

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勲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授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畧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良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真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悉而意婉得格君心之體上姑已之後脩竟得從祀近日在廷議王守仁從祀禮官當先疏辨守仁知行合一之說與孔子博文約禮之

教有合與否致良知之說與孔子多聞多見之指有
合與否俟議定而後請可也然竟含糊聚訟而輔臣
調旨謂守仁朱熹之學互相發明當自有卓見而
云然其後不待禮部覆疏意自奏守仁從祀朝士頗
疑其有所爲或未必然至併祀陳獻章胡居仁二人
品格雖高然空寂之談何裨羽翼其遺言不多易于
考証又不知何所據也大都國家二百餘年以來實
未見一真儒能羽翼孔子者國初諸儒則撇却孔
子而專一崇信紫陽嘉隆以來專一崇信陽明而陰
闢孔子其鍾禍不小豈直理學之晦已言哉

科道之相糾劾。蓋嘉靖六年考察拾遺之後。禮部侍郎桂萼建言也。萼惡故大學士楊廷和議禮不合。因謂其廣樹私黨。遺奸未去。欲乘此掃除之。而謬引憲廟初年故事。吏部執奏以爲成化中以廷臣會舉科道。超陞巡撫。有劾奏所舉不勝任者。憲宗乃命互相糾劾。一時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列也。上終以萼言爲是。詰吏部黨護。令科道互相糾劾以聞。而御史劉隅等言。陛下必欲臣等扶同批抵。是開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非盛世所宜有。上乃命禮部都察院重考內調御史。儲良材。良材復上疏自辨。以

已索負忠謹爲楊廷和所疾。今降補在外，恐諸奸餘黨布在四方，臣迹遠勢危，朝夕不能自保，願乞骸骨而尋愬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上從，尋言復良材原職，嗟乎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大矣哉！」尋與廷和不過議禮不合耳，何有私恨？乃引繩批根，復良材于調任，起王瓊于謫戍，知有私而不知有國體，其心何心也。

駙馬都尉謝詔既尚永淳長公主，禮部尚書吳一鵬疏請駙馬從師講學。上善其言，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讀書寫字，欲講解以

開心志深爲有益。但大臣戚里一赴部考，恐未爲可。朕聞我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授書教禮，當以此爲法。今公主乃皇考之親女，爲朕親妹，駙馬謝詔作國家親臣，可使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爲師，待其成婚後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日溫習一次，三日寫倣一張，蓋寫字乃正心之功，就令解講明白，還寫勅一道，令謝詔體朕是心，恭承指問，務使其知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爲可與否。大學士楊一清等傳旨諭禮部奉行，乃陞國子

監助教金克存爲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經書仍聽提調稽考論績叙遷駙馬之立官敎之自嘉靖六年始今禮部左侍郎爲提調官然講讀稽考不過虛應故事而已

東閣在六館之下。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勅。事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璠賈誅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若籍以爲入閣地者。大學士張璁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

革之便。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

初上欲遷 顯陵於天壽山，蓋出監生何淵之議。在廷

諸臣俱以爲不可，遂已之。至是故御史虞守隨以考察落職家居，乃撰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

以爲陵寢重事，守隨前爲言官，不聞獻議，而以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下御史問，而以問大學士張璁，亦執以爲不當遷。上嘉納之。上雖天性純孝，凡語

及尊崇 獻皇者，多蒙顯錄。若處虞守隨，亦自有卓見，不可欺也。楊州同知豐坊亦曾獻附廟之說，而官

竟拓落光祿寺厨役王福清亦請迎 獻皇帝梓宮
葬 祖陵下錦衣衛考訊人之功名豈專由逢迎得
哉。

欽天監官生之有考校自天文生金鍾之奏始太醫院
官生之有考校自禮部尚書桂萼之建議始皆嘉靖
六年詔。

先是徐溝縣民薛良訐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
名山西撫按江潮馬錄等均奏其事按以謀反重罪
妻子緣坐獄成都察院按覆得 旨如擬時武定侯
郭勛遺書馬錄為訟其寃錄併劾勛 上初不問以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

言者數至，謂勛黨逆。上疑之，因逮繫各犯來京。集三法司會審，時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等三十餘人，面指張寅爲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願壽等具獄如江湖馬錄言。比上命會官廷鞫，願壽等復執奏如薛良口詞。上怒，願壽等偏情回護，非卹刑之意。欲俟齋祀畢，親鞫之。大學士楊一清言：治獄非天子事。上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願壽乃改擬張寅造妖言者律斬，其子大義等連坐。上曰：死刑豈宜輕有出入？各官所問前後情詞互異，會問又多偏扯回護，謀反重罪，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又不見。

妖書但朋謀誣捏。泛言奏飾。且姑不究。令戴罪辦事。行取原問勘官李珪。江潮等面加質証。馬祿差官械繫來京。問潮等。至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寅有隙。將李五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眾謀反惑眾稱亂等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張寅。故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祿。上益怒。三法司展轉支調。但以一良當罪。將顏願壽劉玉王啓劉文在湯沐。顧泌汪潤并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問官具言馬祿主張所主何意。又祿言私囑書帖尚多。亦要追出查奏。時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吏部侍郎桂萼等分署三法司事，諭令體朕愛人之心，究明奸構大獄。萼等奉命披抉詞旨，究極根因，遂搜馬祿篋中，有大學士賈誥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誄以榆次知縣尹綸指揮王寵為托英等頗涉張寅事，詞連孟春及郭勛，囑張寅書上之。上責誄對狀，誄疏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勛事已前決置不問。萼等因言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郎劉仕三人聲勢相倚，挾私彈射，嗾使馬祿殺人，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鄭輅評事杜鸞南道御史

姚鳴鳳潘壯戚雄等亦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致蒙
俞允幾張寅滅族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方幸
張寅之就死得誣郭勛之謀逆率眾聯名同聲駕禍
止宜罪其首以警其餘郎中司馬相妄引事例故意
增減誣上行私莫此為甚近來科道諸臣締黨求勝
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請大奮乾綱以彰
國法不然協從大臣皆繫獄而朋謀人猶得趨踈于
朝何以威天下服人心上以為然乃詔逮行等通鞫
之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復奉 旨昨日會
審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混擾懷恨一併逮問來

說已。萇等會鞠明白。乃言於上曰。臣等奉詔鞠審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與貸薛良錢。良無賴。欲殺寅。以連責。卽指爲洛川縣妖人李五。又以爲焯縣逆黨李福達。前後情詞互異。事無左驗。初指張英名氏。誣告於都御史畢昭處。續張寅自訴。方識是張寅。良坐發口外。爲民事已白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不知業已問明。抵勛求救。勛與寅舊識。寄書馬祿。祿改怨勛。復文致其事。乘機中勛以危法。因傳會薛良以張爲李。以五爲午。使寅怨家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證成之。而

給事中常泰刑琦員外郎劉仕同爲滂詞以惑朝
聽臣等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黃冊內有李福達名
氏彼時方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方十
七歲豈有謀反充軍山丹衛之說也計今嘉靖六年
李福達年五十二今張寅年六十七髮就種種矣何
得以張寅郎李福達也蓋因陝西反賊卷內有李伏
荅李五名氏遂妄指張寅爲伏荅李伏荅卽李福達
也又云卽李五劉琦又以李五改作李午推厥所由
起于馬祿陷害郭勛成于常泰劉琦劉仕黨馬祿而
所在諸司俱聽其主持遂成大獄幸 聖明獨斷于

上多官公審于朝始寃抑得伸人皆輸服其原告
誣及中外問官偏扯失實者請坐如律得旨各犯
朋謀害人釀成大獄原告薛良依誣告罪絞韓良相
石文舉等誣執人死罪原問官布政李彰按察使李
王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并大理寺少卿徐文華阿
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
琦御史程啓克盧燧挾私彈劾亦發邊衛給事中王
科秦祐沈漢程輅扶同妄奏并左都御史聶賢俱爲
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汪潮劉
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似汪淵畏避言官推勘

不實太僕寺卿汪元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違忤橫議
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璵賢交通
私割各革職閒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
任淳逮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
如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
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
在威雄下南京法司死亡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
副使王節指引證佐知州杜蕙胡偉鎮撫鮑玉下各
該巡按勘問寺丞毛伯溫請差官代還馬祿以故入
死罪未決擬徒上以所擬爲輕命再擬以請獨巡

撫畢昭以常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後
馬祿逮至上欲坐以奸黨律于是萇等謂張寅未
決而祿代之受罪恐天下不服大學士楊一清亦言
祿無當死之罪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爲市人
無所措手足矣于是坐祿永成南丹遇赦不宥是役
也因大禮而成大獄郭勛武夫輒以議禮而受上
寵信頗驕恣無忌目無旁人如爭文武兩宴雖其所
執爲是而士大夫已側目之矣馬祿本非州知何得
以張寅事爲囁而祿又職事淺遂欲接拾張寅以傾
勛而內外雷同群然黨護互相影射無一指實而坐

人以謀反忽改而爲妖言，尊之獄詞頗詳，而核然以報復，闕及無辜，一時竄迹朝堂，幾空雖惟辟作威，無乃將順之過乎。

世廟識餘錄卷之四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少詹事霍韜既陞詹事辭不拜以新命由內閣推用也
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宗制自楊士奇楊榮楊溥及
李東陽楊和廷專權值黨籠絡翰林爲屬官中書爲
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部而中書至有寅緣迭進
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宜遷擢去留
盡歸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不陰結翰林
爲朋比云云按此論甚正惜乎沿習既久不能改也
夫吏部統百官如首甲進士皆由吏部選授而翰林

考滿考察舍吏部奚之焉何以九年遷轉而內閣先定其官吏部特爲之填缺乎疑 祖宗時不然也兩房中書遷轉至嘉靖初年始由閣下題請老中書周令者溫州人嘗自言成化年間授職彼時中書與閣下如同寮然投刺俱平交蓋宣德以前本一堂相處今之西房卽文淵閣也閣臣居中中書居東西兩房各辦其事已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東房中書亦遷居之故今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兩房者沿舊名也凡閣下到任尚之兩房答揖若六部之十各司無

是體矣。故中書官非閣屬也。

上一日非講畢，諭諸講官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上之明達如此，蓋初年事也。至晚年即臣下疾病皆以爲諱矣。况以不祥語瀆聽乎。

大學士費宏既去位，楊一清當進首揆。是時璉薨爲

上所屬意，氣焰方盛，而一清頗憚之，遂力薦前大學士謝遷居上。蓋璉前欲逐費宏，亦嘗薦遷代之。一清蓋阿璉意而亦阻璉之進也。然遷未至而璉進閣矣。時遷年已八十，當力爲疏辭，乃一辭不允而即赴

召豈家人乘其耄而愆恩之耶未幾而遷卒矣晚節固不可不慎也

大學士張璉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議禮時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怨忿入閣未幾上以侍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旨令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除他官蓋疑璉有密揭也楊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常馭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

文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之選卽文學未稱而材識䟽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上報可尋調佃寧國府通判而中允劉棟楊維璉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璉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富出爲科道止據其甲第除選于是吏部以袁袞等補司屬有出爲知縣者矣以璉進閣時庶吉士不屑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璉敏給精練如一清卽翰林冲亦罕見其比信乎儲材不可不廣也

太祖革丞相之詔甚嚴而移任六職正欲分其權也弘治以前天子優禮六卿等於內閣而閣臣亦無復以相自擬正德嘉靖間二楊相繼頗達國體不見專擅自張璉有輔臣擇六卿六卿擇庶寮之議則顯然以相自居繼以夏嚴而六卿之權總於閣下矣至徐階爲首揆始以事權還六部等語榜之門屏謂之曰還則知前之專擅爲假也逮高拱張居正又悍然不顧以朝房爲政府以考成出內閣而六卿伺候奔走之不暇矣內閣原非衙門之名先是六部請勅手本第行內府翰林院則內閣固其入直處也故事翰林

學士不敢懸印綬以避閣下也。居正曰：吾非翰林官，矣。學士何以不帶印綬，累以爲言。大學士旣非翰林官，何以不明言是。祖宗時丞相口不言而心任之，是陰誑朝廷也。非人臣之道矣。此是江陵得罪祖宗之大者而言者，竟無一及之。乃掇拾其行法之過，嚴爲不忠，何以服其心。死虎易刺，誠然哉。

初

章聖欲謁

世廟禮部侍郎劉龍執奏不可。忤

旨。後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外謫。上言自辨，向與劉龍意左，以歷於堂卿爭之，不得，故與之同罰。臣之心事不明，近纂禮書乞於聖母謁廟之條，太書

禮官昧禮違詔之失而繫臣名於其下意欲奪

上免謫計小人之用心已無所不至上置不省

今常朝奏事隔日通政司預定起數封進可擬旨發

落鴻臚寺官則以見朝官銜名上自餘政事俱俟朝

退具疏封進沿襲久矣比給事中陸燦以為此正統

初年英廟幼冲一時諸臣苟為權宜非祖制也

此不知何所據竊恐常朝之日天子御門堂陛森

嚴上下隔絕勢不得不沿襲套數以成朝儀苟不

預先議定即天子春秋鼎盛神聖過人亦不知

其事宜下其部而承旨大臣亦無所憑而出班趨

候也。疑今朝儀非始于英廟，尚俟再考。

嘉靖七年兵部請定陞俸官皂隸例。凡軍功陞級俱于原職加陞。其柴薪皂隸不論官級正從自五品而下每級加皂隸一名。八品以下陞俸者不加。五品以上每級加皂隸二名。再有軍功以此遞加。至十四名而止。以後官有遷轉止照原陞俸級數目帶支。不許隨官加帶。其陞俸支俸日期在京以除授日在外以文書到日爲始。詔如議。遂著爲令。慶曆以來卽巡撫官筭俸亦以到地方之日爲始矣。疑忘前旨也。

張汝濟曰：巡撫列銜內臺。其到地方止是交代行。

事若自外藩臬轉者以入境交代日筭俸為始尤為可言至於內之卿寺出撫者拜命之後即赴都察院到任而槩以交代日筭俸似更未妥緣今人昧于堂卿奉命出撫之義幾以此官為外僚以故于巡按御史相處禮節甚覺陵替所從來漸矣

初 上謹天戒斥諂祀畏人言動以古帝玉自擬真不世出之主自大禮大獄既成之後日見臣下奸欺百出謂 朝廷無人意漸廣大而大學士楊一清老練世故不能自安于張桂之上于是日事委婉迎合

上心以昔河清則請 廷賀矣以甘露降則請獻
廟矣止 奉先 奉慈諸殿之拜以勸上惜精神矣
默揣 上意請加張桂一品散官超太子太傅兵部
尚書李承勛之班以張其勢矣自謂身安而位可保
也乃張璠業承其短上疏言內閣自三楊之後為奸
人鄙夫潛擬貪污無耻習以為常復有閑廢有年仍
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
後計蓋明斥一清也始逐費宏不遺餘力宏去而復
逐一清也若捷之朝市居璠之上者不亦難乎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大禮既

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初爲人所註
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賢之是。脫下吏部
尚書桂萼極言他時執政偏謬徇私牽連百司。張羅
伏機更相傾搆。故當時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
言。以觸時忌。澄乃修慝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
風各司。于是詔復其官。以蕪之邪譎。豈不知澄之反
復。而顧爲之嘘植。蓋亦揣朝臣之附已者少。故曲召
黨。援令巖露競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
也。

成化以前。誥勅之體。猶爲近古。其餘本身不過百餘

字祖父母父母暨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
詞承之者無媿色。至嘉靖初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
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體制。大學士
張璠嘗以此爲言。一時詞林稍見釐正。至夏言當國
用進士董子儀聞人德行等在東房撰誥勅。一日
草封妻勅命有傳奇儀容俊雅德性幽閒之語。大是
淫褻矣。後來惟當執瞿景淳學士撰詞獨古雅冲淡
極爲得體。慶曆以來更用四六俳比可厭。蓋今之作
者類多詭飾。白樂天所謂但博愚者悅不顧智者誚
是已。乃上瀆王言波靡之弊不知其至此也。

張汝濟曰萬曆初年江陵特具疏申明頗為愷切
彼時亦略少變未幾如故

黃綰本以任子初附張桂議禮獲寵于上得濫竽詞
林已逐揚一清業極口抵斥之矣綰復上疏言朝臣
之中有饕餮無厭如狼豕之不極張膽無忌如賁育
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測狡獪閃忽如鬼魅
之默運甜軟誘惑如妖狐之媚人機矢中傷如射上
之密發淪化士習如點丹砂之必變謀寵固身如飲
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被其
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為材

今方覺之第論其情狀不指其姓名蓋欲陛下因情狀以察群臣之中孰爲最似者云云蓋明詆一清也一清復起姑無論其安定三邊之績卽重入內閣尤事調停官府晏然雖不可律之貞臣亦謂救時宰相乃縮之狼戾亦何異於射工鬼魅而顧以之彈一清也且狂肆曠昧亦非告君之體故上怒縮欲究治之已姑置不問一清亦上言臣與張璠同在內閣原未有隙比璠爲聶能遷所揭憾臣擬票太寬奏請立論內閣以絕讒邪諸所指誦意陰詆臣伏蒙聖諭俾彼此和衷毋負簡任臣誠震越無措臣在閣每

事必推讓璉。聖明洞察，何敢媚忌。方聶能遷奏下，臣思璉常言昔議禮爲衆所嫉，獨能遷深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權。一旦乃有此奏，又且未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理固當然，豈有他意。若詆毀同列大臣，卽置之死地，是將蔽主上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至於張浩一節，尤有可言。浩璉親也，璉欲用爲浙江都司，難於自言，乃謂臣浩才可用。臣隨告之尚書王時中而推之。今乃謂浩爲臣所薦，非自欺乎。先年浩備倭寧波地方失事，與守巡官張芹、朱朝陽俱被勘治。去秋璉署都察院事，以前

處分太輕，參芹與鳴陽降級，而浩以專職獨不及焉。此情安可掩也。自今春以來，臣見璵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與抗，其餘大臣，願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府，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之，璵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璵同鄉故友，雖不由科目，頗有文學，頃爲少詹事，補經筵，以其具音，未令進講。比璵欲用爲吏部貳卿，又欲用爲南京鄉試考官，臣皆阻之，以是怨臣。昨所奏，雖若泛論，其實陰誡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疑之地，唯皇上憐而放免之，俾得遠憎怨，保餘年，不勝幸甚。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

斥誣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賢碩以爲夾輔朕所倚卿不但爲已而已實爲天下耳朕聞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實有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張璠也性資雖敏柰強梗不受人言已是不聽于衆其忠孝仁義謙恭廉平彼皆無不通者何其自入閣以來專恣而自用無復前之初也且如聶能遷縱是小人置之於法亦未爲不可但璠之仁義不無有虧如張浩者聞諸人言皆曰本是張閣老浼楊閣老言於王尚書今日却不認朕聞之心切嘆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謨爲言以箝人之

口指爲陰中朕昨諭內閣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過不能正焉可正君哉立謨之言諂而巧媚欲悅大臣不知卿見此論否璉未奉命反覆辯言朕復下諭方擬旨行又黃綰之論非忠公果爲國也是言也立黨之基也朕欲重治復而思之綰之言無根據若罪彼却是真有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璉票責諭璉爲曉朕復曰票責綰之意猶有難辭朕遂親作旨行彼璉盡忠事君憚見多識居顧問之允稱者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寵嗚呼朕所禮之者非私恩也報昔正論之功璉當愈加謙遜竭誠圖報可也竭誠者

何推公讓賢讓已容衆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嘆哉。卿若果於一去，曰遠嫌避誣，保其終全爲善計，朕以爲未也。夫旣彼攻之，我卽去之，恐自此而後，倣而爲前進一人攻之者隨之，此風正當今日除去，可使中云也。所留者欲革此風，創此輩耳。卿果爲國盡忠，當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爲善，是慮國不如慮身也。彼他夕謀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爲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審處哉。恭親。世廟此論，何異家人父子之相囑，而瑄縮二人之長短，若燭照然。讒孽當媿死矣。惜乎一清疏中，聶能遷張浩二事，亦慕瑄之陰私。

是無必去之志而博大有容反出公孫弘下也

太常寺以正三品衙門常欲與禮部抗衡豈惟職掌欠明而其識見短淺尤為可鄙嘉靖七年南京太常寺卿牛鳳以勾補厨役事與尚禮部爭辨言本寺非禮部所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遂封還其劄曰改正施行南禮侍顧清具奏其事下禮部議言太常隸于禮部制也弘治間太常卿崔志端奏為厨役不由禮部本部參奏命多官會議稱該寺原屬禮部而給事中叢蘭要將崔志端掌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將來變亂成法者之戒今該寺官牛鳳始因文詞參駁而務

欲求勝終以乘忿爭辨而肆加侵侮遂將禮部劄付
送還改正乖戾之風漸不可長且厨役餼奉 詔旨
停勺而擲復紛更尤屬恣肆得 旨 祖宗舊制六
卿分職不相統屬其他寺監各有分隸太常寺統於
禮部凡事俱宜關白此係舊規豈得紛亂逞忿爭辯
文移繁擾體統有虧姑從輕罰俸三月典簿廳署事
官南京法司逮問以後務遵舊規行違者不宥禮部
覆疏出方獻夫手事覈詞嚴不少假貸其後隆慶間
太常寺卿陳慶復有此爭先後州去纔三十餘年而
朝議無以牛鳳事救正者第含糊處分僅存禮部體

面而已。

初嚴嵩自入翰林以來，以多病請告十年而後起時頗著清譽，比歷祭酒遂騰賄聲，既爲禮部侍郎於上

未見寵幸，後奉命祭告顯陵，還因言天眷陛下

靈異，昨恭上册寶，其辰煥雲釀雨及，改題之際，靈風颯然，若神靈彷彿而來，下奉安神床，前夕愁霖徹宵，及行禮之際，祥曦散彩，群臣歡慶而動色，至於白石產棗陽，有群鵲集，迭之祥碑物入漢江，有河流驟漲之異，此兩事尤爲殊特。昔太宗文皇帝建碑孝陵，得美石于陽山，學士胡廣有記，營建北京，得大木

于蜀有巨石當道夜聞吼聲如雷石劃面開木由中
出今奇產靈貺事適相類不有記載後世何述臣請
勅輔臣撰文合工所立石以紀天眷以隆 聖孝昭
示萬世疏奏 上大悅有嵩言出自忠直之衷依撰
文立石垂後此豈得君之始 太宗特美石巨木事
皆有徵及嵩言雲石風雨鶴集河漲之語類神雀五
鳳恍惚有無非有目者所共覩而或出一時導諛之
口觀嵩後來專寵狼籍則貢符獻瑞爲之權輿矣世
道汗隆之變豈偶然哉

吏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六百名

以補知縣之缺。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爲所缺。縣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逮，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之者，每爲所輕，而亦豈不在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縱肆爲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庶潔爲我愛民者一體擢用，獎勸上司不許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王言其洞悉進士舉監之得失，即獻夫聞之，當自媿矣。進士之於舉監，猶妻之視妾媵，妾媵賢能儘有過於妻者，特妻

勢專而體辱故易於展布耳。今言官動欲廣制額以補縣缺其亦未聞。世廟語也。

議禮恩讎事過可已。乃張桂必欲報盡何也。御史王則劾奏南京戶部侍郎胡錠先巡撫淮揚娶部民女爲繼妻。又置田寶應縣。事下吏部。韓復言臣曩與大學士璉道經淮揚時。錠心恨臣等建議。故劫鴆本舍人楊均親屬至。使死數人。錠讎正黨邪。故殺無辜如此。宜下吏併治。夫錠卽故劫乃楊均之親屬耳。非楊均本身也。豈錠因惡張桂而遷怒于其寫本舍人乎。遷怒於寫本舍人已屬不通。又推寫本舍人之惡而關

反其親屬當其時必尊聽楊均之膚愬而欲殺一都御史報議禮之讎也此豈知大體者哉幸上聖明止免鉞官而以其事撫付按官勘實以聞

王守仁總督兩廣會病篤請告不允徑自離任以歸行至南安卒此公平日講學於君臣之間死生之際不
宜糊塗至此兵權在握可不待命而行乎守仁故以
才望為政府所忌而世廟平日亦疑之至是發怒
下廷臣議其功罪吏部尚書桂萼等言守仁事不
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
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或流于清談庸鄙者借其虛聲遂敢于放肆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其門人爲之辯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瀆

聖聰幾於無忌憚矣若夫勦捕輦賊剪除逆濠揆事論功誠有可錄是以當 陛下御極之初卽拜伯爵

雖出於楊廷和豫爲已地之私亦緣黃榜有封拜侯伯之令夫功過不相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卿等議是守

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至於逆

濠之變與伍文定移檄舉兵仗義討賊元惡就擒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秦捷誇張近日掩襲塞夷怙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但係先朝信令姑與終身其沒後卹典俱不准給都察院仍榜諭天下敢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據廷議執論頗公郎守仁復生亦難逃責唯出旨疑為內閣所調併罷卹典似非所以獎勸勞臣守仁固一代豪傑功自難泯第學則有疵致良知之說非但闢朱子格物之論而於孔子博文約禮之教亦大悖矣蓋襲西方之餘緒以誘惑愚誕也 旨中果於非聖語豈非萬世之

公律哉。頃躋從祀當事者，寧忘皇祖之訓，疑所謂
虛聲附和者，其徒方盛，不得不為願寧調停耳。或曰
出自內旨，閣臣將順之耳，其故不可得而知也。

世廟識餘錄卷之五終

世廟識餘錄卷之六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臣徐學謨謹輯

經筵凡十日一御輪講者先于十日前豫擬講章送閣
下改定然後至期進講此累朝套數也祭酒陸深
因講筵忤旨乃上疏言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
其章盡出于閣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
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相遠幸容臣等各陳所
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更請自訓詁衍釋之外凡天
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以仰禪聖學
上以深夸詐險惡敢於欺罔下吏部叅究吏部言深

不敬當罪。詔謫延平府同知。按深欲改經筵套數，似得陳善之方，不知天下套數亦有不可盡去者。假令講章不由內閣竄定，倘有一狂生恣意亂講，當是時文武大臣俱羅列於側，上不能堪，則如之何？故不得不豫防之。若盡改講章，令講臣格君之心，無由上達，則非閣臣之所以自處也。

翰林庶吉士無不由考選得者。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等業奉旨考選，以唐順之、陳束、任翰三人廷試策為上，所批獎即以爲冠，而取胡經等足二十八人之數，因請官教習。上謂邇年大臣徇私選取，市

恩植黨自此始矣。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應順之
等一體除用。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長者。吏部舉奏。
大臣收之翰林。以備擢按用。此舉頗得宋時制科之
意。若公心薦舉翰林。何患不得其人。奈何倖門一啓。
奔競成風。又不如選晉庶吉士之猶制于命也。

鎮守陝西都督同知魯經。屢以疾請告。不許。總制尚書
王瓊為之代奏。詔准給驛還莊浪調理。武臣之得
馳驛歸。惟魯經一人也。

京民張福訴其母為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
始坐柱死不服。已福之姊與其鄰皆以為福自殺之。

也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鞠之罪改坐福東廠執奏
語連法吏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三法司及
錦衣衛鎮撫司逮問且覆按其事都御史熊浹謂應
召已得情議如初上意浹徇情曲護褫浹職下應
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讚以下不勝惶恐遂承望
風旨反其獄于張柱如初擬應召發邊戍浹革職閒
住給事中陸粲劉希簡力陳其不可弗聽蓋上天
性素篤於親初不疑人間有殺毋誣人之事而鎮撫
司故附中貴其言又易入而讚等復非骨鯁之臣故
隱忍遷就竟陷主于失刑嘉靖間六部大臣惟刑

部最難畫職也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呈言本國祖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皇明祖訓及大明會典所載俱屬仁任已於永樂及正德間奏請改正俱蒙俞允迄今尚未行今華車脩會典乞為改正禮部以請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據所陳建國始末言且初名成柱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為司空羅亡翰六世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為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世襲其職元季丘興安社曾孫與男成柱避地東還至元辛丑當高

麗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十萬衆入境成桂領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愍無嗣陰畜寵臣辛旽之子禍爲已子晚多躁暴爲嬖臣洪倫等所弑權臣李仁任車裂倫等於市立禍爲嗣其子昌爲世子禍十六年擢成桂爲門下侍中禍遣將犯遼東成桂爲副將行至鴨綠江與諸將議不宜得罪於上國禍懼遜位于昌以洪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僞姓見黜而復王氏之裔定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竄於外旣王瑤又不義國人憤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桂成桂請命於高皇帝乃命成桂爲王國號朝鮮改名旦云云按

是時 會典脩至嘉靖二十九年始進呈 御覽

上閱之以其中所載條例有至二十九年止之文意頗不懌遂不欲刊刻宣布逮萬曆初復命儒臣續纂又更十數年未成朝鮮陪以歲來朝貢則累以前情爲言而時謨在禮部有國王咨文一道陪臣從會同館上謨書二首其文可觀非中國祿史筆也併附錄于此朝鮮國王爲專差陪臣委承 恩典永雪先寃事該萬曆九年內正月進賀冬至令節陪臣書狀官洪麟祥回自京師說稱竊聞 皇朝專委館局纂脩會典新書完期在邇等因得此查照先該萬曆元

年二月內當職將國祖康獻王宗系弒逆等被誣情
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纂 會典等情具

奏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齋 奏去後蒙部題
稱節該朝鮮國始封王代王氏開國作我東藩輸忠

北闕子孫相繼垂二百年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
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戴亦與弒四王無
與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於一時之傳聞在伊裔
孫之辨辭實出于一念之誠孝合無依其所請行文
翰林院請出 內府續脩 會典新書朝鮮國一冊
將國王并陪臣李後白等 奏呈畧節附錄本條之

未及將節年議履欽奉事體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
帝實錄。垂示末世等因其 題奉 聖旨是仍駕勅
諭王欽此。該陪臣李後白等齎捧到 勅諭爾祖久
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鑑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纂脩
實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係
守禮之邦且事關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卽命禮官抄
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錄內俟後脩新會典并為
詳載以慰爾額雪先世懇情。欽此。又該萬曆三年九
月內陪臣戶曹叅判洪聖民齎到部咨該本部 題
諭該朝鮮國王痛其祖之寃而 奏辨至於再三其

忠孝之情誠爲迫切。但前旣奉有明旨。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爲增損。合無除已將該國先後奏詞纂入皇祖實錄外。仍抄付史館。俟脩會典時爲之詳載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又該萬曆六年六月。陪臣戶部判書黃琳齋到部咨。該本部題節。該該國通年奏請。蓋深避不遘之迹。亟申先世之寃。其忠孝之情。委爲迫切。故我朝特准釐正。至我皇上復許其增入。待纂成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節經備咨前來。准此。除已欽遵外。今該前因當職切照。

康獻王宗系惡名受誣實狀自永樂年來節續陳

奏欽蒙 列聖准改之 命降勅移咨非止一再而

世宗皇帝特賜 明斷削去謬系逮我 皇上嗣

位深 燭誣罔 俯諒危懇明下 勅諭節奉 聖

旨既承增入之 命又 允詳載之請 成命申降

事例明備如天之仁覃被海隅當職自欽承之後感

激馳誠精爽飛越非不知纂完 頒布自有其日只

合恭俟無庸更瀆第念先祖恭定王 欽承 成祖

皇帝准他改正之 旨恭僖王 欽承 武宗皇帝

特允所請之 命及 世宗皇帝再 降 勅諭准

令附錄先父恭憲王 欽承 世宗皇帝滌瑕傳信

炳如日星之勅先祖先父感戴 列聖洪恩誠切墮

首橫草而猶未明觀改纂之文齋恨而歿地下有靈

目必不瞑仰惟 寶典之纂是千載一時祖寃之伸

是先人至願當職以誦劣欽被 聖澤叨襲前緒于

今十有四年而食或忘味寢不帖席者良為誣罔之

朱蒙 昭布一國臣子陷於無父無君之域此心耿

耿常懷隱痛祖寃一日未伸則當職之心一日不安

理勢之所必然也今值新典將刊 明降不遠此係

國命維新神人胥悅先祖先父感泣于泉壤當職

國命維新神人胥悅先祖先父感泣于泉壤當職

親承 恩典目覩二百年積枉之垢盪滌無餘在
聖朝爲無前之 錫在小邦爲不世之慶事係重大
如此倘因隨 節往來陪臣順便齎回則事類尋常
委非重 皇上之 特恩也且念 頒降的期實難
遙度或於其時適無 朝聘陪臣可順付者久稽
恩命則不但無以慰一國翹跂飢渴之望抑亦先祖
先父憾恨於幽冥之中必不曰我有後矣念及于此
心焉如割茲敢專差陪臣復干 天威委承 顯示
之命如或脩完未訖欲乞留待 頒期卒受恩典緣
爲先祖雪寃爲先父解悶創鉅痛深未遑他郵 奏

擾之誅誠不可追。但小邦之事。天朝非如海外。世見之比。從古不被。中國之所鄙夷。恪慎侯度。自同內服。遣子弟入學。或應制科。從宦京師。或有使臣。久留數年者。况值聖朝。恩眷尤異。視同一家。則陪臣因事少。番館下者。恐不至於悖禮違理。如蒙照依。奏要事理。乞將新典。趨期給付。原差陪臣。使下國。得以速瞻。九天日月之光。快覩百年制作之盛。則舊冤未雪於昭代。皇恩浹洽於存歿。當職於先祖先父。亦得繼遂其願而死。無遺憾矣。為此差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齋捧實封。奏本赴京。

進 呈外合移咨請 照驗煩為 明奏明降施行
須至咨者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
熏沐再拜謹上書 太宗伯相公閣下茲者寡君
之遣鄙人等來也非修乎事之常而事有得已不得
已之疑焉故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詬
誣蓋累葉顛雪承 列聖之垂允不一不再而足獨
所稽者 新會典之纂完 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
季往來相屬不必於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
時不得留而俟也事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
之系為詬何如也陷于弑四君之惡為詬何如也詬

誣攸集 典訓是載而流布于天下之耳目爲寃何如也。惟寃屢號有降茲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待。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不亟專使以請。明示而諉曰往來相爲是尚可忍乎。况事有關于父子君臣之故者。其在。中國非禮政所不及。則聞之不容于憇。爲之辦之不容。但已肆。天朝之動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俟完。典果有年時之蓄。必不拘于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是却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蓋受使以命鄙人等。

而宴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遺之。日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我考。實皆奉有先朝恩勅。惟覲新典之快覩。無復餘憾。而渣焉泉壤。日其不瞑。寡人之得聖旨。又丁寧矣。而獨可保其究乎。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立泣而辭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爲恒物。今寡君旣以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顧以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爽於始聞之爲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

留俟之爲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絲縷之命足與同弊。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爲飽。雖十易寒暑，無難晉也。惟難晉者在。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寬焉。卽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如毋還何。鄙人等旣以寡君之咨抵執事者，而奏下亦到部。伏惟閣下高明仁恕，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執事者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晉俟者，察之或泛而容易於稟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缺悞也。用是不免披訴，惟其專專于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己。伏望閣下蕪容而曲遂之，毋使

小邦小人者言讎君子者言不讎而鄙人等有以還
報于寡君則千萬之幸也不勝兢惶之至謹冒昧以
達又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熏沐
再拜謹上書于 大宗伯相公閣下伏以鄙人等受
命寡君以來者專在請留 都下恭蹠 新典纂完
之日而已前者 閣下不惜堦前數尺地容令鄙人
等得以一紙書奉達于 下執事 閣下又不之鄙
外賜以顏色相與應答如響 閣下之待遠人爲已
寬矣但久留之請乃鄙人等一大件事也而 閣下
終始峻拒正以鄙人等言語殊音文字艱晦使寡君

哀痛迫切之情終不能畢露于大人君子之前斯則鄙人等之罪也鄙人等竊惟念閣下之意必曰茲事也自在先朝以至今日降勅優許不一不再而今特一依前後奏辭情節具載新典書將脫稿而獨刊行頒示其期尚遠外國陪臣不可淹久于京師也鄙人等誠極愚頑然豈至于不較事體直敢與執事抗哉蓋寡君之所以遣鄙人等來者鄙人等所以許寡君惟皆以晉爲期者其事誠急而其情誠悲矣何者謂他人父天下之至尊臣而弑君天下之極惡而因讒附載簡策使舉國之人陷于無

父無君之域其深寃至痛閱數百年如一日仰惟
大明中天萬國咸寧凡在履載之間雖肖翹蠢蠕之
物無不熙熙自得而各遂其姓者獨我小邦環海東
二域恒在陰崖覆盆之下寡君自繼事以來耳不喜
繁音目不嗜華麗寢不安枕席日夜翹首西向以望
盛典之頒欲慰先祖先考地下未釋之憾者蓋十
年于茲矣未知閣下於此動念否乎鄙人等或去
或留自閣下視之宜若無甚加損而在小邦父子
君臣之義繫焉是烏可輕哉蓋晉則寡君之願也義
不可負也去則使事之常也禮不可違也義不可負

而負之，是傷義也。禮不可違而違之，是傷禮也。鄙人等自聞命以還，徊徨却顧，反覆沉吟，而之禮之義終無可安之地，惟知退有一死而止耳。伏願閣下曲垂矜恕，設以身處其地而思之，庶可以決其去留，而必有不至於傷禮傷義而得其宜者矣。伏願閣下看詳寡君咨內事情，兼採鄙人危苦之辭，稟復之際，幸而上徹九重之聽，倘蒙聖天子矜允，蠲之懇，則庶幾小邦不待再有奏，願獲伸數百年未伸之冤，而鄙人等亦不失區區事君之義矣。憂懣之極，未暇擇言而發，無任兢惶踈仄之至，謹冒昧以

達朝鮮人以未嘗讀宋人書故其書詞古雅絕類
左國

議禮諸臣惟張璠桂萼席書方獻夫霍韜五人爲上
最所寵信而璠萼特尊擅恣橫卽上亦不能堪席
書附之尤爲狼戾霍韜性雖拗執然無違心之論至
方獻夫則雅志調停稍見博大璠萼旣入內閣耻揚
一清居上則日夜攻擊之令必去而後已故給事中
陸燦䟽斥璠而斥萼爲甚上心頓悟下諭暴璠萼
負國之罪有論法本當置諸典刑特從寬貸之語令
璠回家創悟以資後用奪萼散官并學士職銜回家

致仕一時人心雖覺大快而一清為輔臣之首不可無一言挽留之以全內閣體面乃言官復欲窮治其黨于是吠影吠聲者紛呶百出而霍韜遂疑一清嗾之因力攻一清而然救璵專專以議禮為言激動

上心而刑部會官集議一清之詔下矣反璵之念決矣尋詔吏部遣行人賫勅還璵於內閣矣璵還內閣而一清之位愈危矣暨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集議業揣上意屬璵而一清之賄迹暴露無餘矣一清自陳之疏云昏耗之極不善矜持交際之間少存形迹其言有足悲云後得致仕而去幸矣功名遂年

及而身不退，宜不能保其終也。

嘉靖初年，縉紳多讀書明理，有獨抗危言，置死生于度外者。如刑部郎中鄒經、邦弭、災一疏，真有批鱗折檻之風。其畧云：茲者正陽之月，日食于朔，質之小雅十月之交所咏，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于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有皇父其人乎？邇

陛下納給事中陸燦之言，令大學士張璁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留。衆議洵洵，陛下不之恤也。比乃天變如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微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

故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爲倫若夫用人行政則須
分辨忠邪酌量才力當與天下之人共用之耳今
陛下以瑛議禮有功乃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
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
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世不易使所議誠非公禮
也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可毀也陛下
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
若于諸臣之進退而一付諸至公厚其資與全終始
以荅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海內碩德重望之賢置
諸左右相與講明勵翼用建光明正大之論使萬世

之後廟號。世宗頽不偉歟。夫此不為乃過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亦豈璵等福也。臣抱此區區。竊效毛焦伏質之義。敢不避斧鉞之誅。以請云云。觀經邦之意。不惟論璵不可用。而于大禮亦有所未安。可謂忠讜。上覽。疏雖發大怒。而終不以毘鑊加之。第謫戍邊而已。聖量可知也。後來世宗廟號。已先兆于經邦之疏矣。

工科給事中趙漢言。大學士桂萼。翟鑿稱病。越三月未嘗懇辭去位。未免驟曠之嫌。張璵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擅之失。乞諭萼鑿亟以病去。仍簡

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者舊有才德者以分璵之責此亦一時正論未嘗深恨于璵而璵遂不能容密言於

上既知忠于君謀當令其躋名以進此籠絡言官以緝其口之術非大臣體也已

上果責問漢令舉其所言者舊才德者漢言臣見

陛下日應萬機贊

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璵引賢共濟初無私主上復責漢遣詔漢對如前且言輔臣重任簡命出自

朝廷即有疇咨亦非小臣所敢干預詞嚴義正竟無一語引罪而上卒宥之第奪俸一月而已嘉靖初言官之不易屈撓多類此

張璠桂萼方獻夫以議大禮得君夏言嗣以議四郊禮
得君諸臣遂憑藉寵靈互相排陷朝廷之上爭鬪
無已不啻如驕兒在父母膝前攘奪梨栗亦可耻也
言劾方獻夫亂祖宗成法如浙江叅政黃卿爲少
傅璠所不悅輒有陝西之調而以温州兵備副使党
以平代卿以温州知府丁瓚代以平卿無他故以大
臣私怒而斥之以平與瓚履任未久以温州故而改
補之一時變置若奕棋然又叅獻夫引用鄉曲大開
私門而叅張璠好惡拂人擅易天子之命吏等語
此亦言官目擊時政顯爲指摘乃其職事爲璠者如

事有可解則不惜辨證如微涉懷私則引罪求退而已顧上跡言臣與夏言素有嫌隙今日所以答臣者亦有所自曩者吏部推言爲僉都御史時言因人言辭免一日李時語臣曰夏給事 朝廷今日雖准其辭待郊壇禮成將大用之 朝廷稱言材不但可爲僉都御史而已此夏給事自傳言于人邇者霍韜以憂去時復語臣曰夏給事欲乘此時推補詹事已托嚴侍郎來致其說及臣推顧鼎臣而不及言言答臣深矣故以黃卿事謫臣云云按此段話頭何異于行市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互訐陰私以求必勝者類

上曲意調停，讎終不解，疑璵涉世未久，故不能盡消其伎忿之性，而言之強項，目無閣臣，耳犯六逆之戒，其後來幸取大貴，而卒掇大禍，二公于揣銳持盈之道，似槩乎未之有聞也。

閣部之體，各有所專，原無統轄，亦無文移往來。今士大夫俱蒙昧不解，以致閣凌其部，部下于閣，閣之所主，部不得而矯，其非部之所行，閣得而制其命。嘉靖初年，楊一清自外僚輔政，頗習朝章，故五六年間，事體停妥。自張璵進，嘗對上言，明欲以相自處矣。方是時，祖宗之法，尚了然於人心，羽林衛指揮劉永昌

言臣聞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太宗
命詞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至于後世而
加以師保重職于是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
願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
太祖之訓再訪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
以備訪問云云蓋末昌見張璠專擅故有是疏亦可
謂救時之論頃江陵以考成之權收之內閣而六部
益唯唯聽命有媿于末昌一武人矣聞京師人言今
池田御史朔望日常占羽林衛聽政末昌每遇朔望
日自與同僚公座升堂御史來不得入然以末昌本

分事御史第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此亦治朝一事也
姚少師廣孝故配享太廟學士廖道南嘗疏請革之
上亦以廣孝釋氏之徒文皇時雖有帷幄之勞
但削髮披緇不當並食于德祖太祖之側禮部
尚書李時大學士張璁等皆曰誠如聖諭乃撤其
廟主移祀于大興隆寺每歲春秋遣太常寺致祭卓
哉聖識有光于繼述多矣萬曆間上一日視朝
見廣信張真人每歲入覲則以道服綴二品之末外
觀不雅乃勅免其朝賀來京亦一盛舉也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爲科道者例得迴避改他官耿裕

許誥俱以父任冢鄉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
胡劾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迴避上曰近年科道
改翰職此陰厚私弊劾才准于在京別衙門相應職
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迴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伍文定湖廣松滋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
推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詔獄為
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
吉安至即擒朱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
岡賊二千餘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郤御史
王守仁討之先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

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擒陞江西按察使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起兵部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不入境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于家詔賜祭葬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第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死不博一謚隆慶萬曆間多有補謚者以江陵在朝爲文定鄉人而不一齒

及之可異也。

張汝濟曰。濟又蓄此意。謂荊州往哲在伍司馬。缺謚未盡報功之義。何知州名忠而謚以忠節。殊乖易名之典。至近年王司寇之誥。生平剛正。且屢歷邊疆。殊多勞績。比其歿而贈官。且不可得。止給祭葬而已。濟時在京師。再三言之。當事者俱漫然不省。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墀下侍班。而領袖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上始定制。常朝畢。內閣官于東陞。錦衣衛于西陞。各以次立。于寶

座之左右捧 勅用翰林官日輪一員立于內閣官
之後候承 旨由左陞下至御道授領勅官畢方回
木班蓋自是閣臣愈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太常寺少卿王學夔以郊祀先以祝宣不稱 上意因

自請辭避有 旨降級調用乃調福建布政司參

議蓋自是太常寺堂上官命禮部選用俱以道流充
之而進士出身者不復與矣此嘉靖八年 詔也

孔子之祀惟宋真宗稱爲至聖其後加以王號而諸弟
子咸僭公侯伯之封孔子之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爲塑像有同夷

鬼益復可鄙。上殺然更定，易王以師，易像以主。此千古卓然之見，而一時縉紳爲耳目之濡染，旣又紛紛執議，幾于聚訟，何也？學術不明，徃徃以淫破義，此類是矣。第啓聖公與孔子並祀學宮，雖云推崇之典，顧子廟而父祠，主祭者一時意有所專，不得不令人代攝，傳云子雖齋聖，不先父食，揆之孔子之心，必有大不安者。在蓋叔梁紇原無述作之功，在孔子決不以一祭爲其父榮，在後世亦不必槩祭其父爲孔子報，惟立廟于其鄉，併其配享諸賢祀之，而撤天下之通祀，庶爲禮之得也。惜乎末嘉贊其議，非見不及此。

蓋亦逢迎議禮之餘緒耳。其他從祀之說尚當酌處。唐張許死事，人有議許不如張烈者，韓退之所謂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如此。正德間宸濠反而孫許死之等也。業視生前爵位列祀旌忠祠矣。乃其後有謂孫死不如許者。嘉靖九年禮卿李時議左遶而右燧，此未聞退之之說也。後十餘年復以言官建議更定享位，仍左燧而右遶云。

太監張末之誅劉瑾也，實揚一清爲之謀。已瑾誅而未遂，接一清入閣，二人均有尊主庇民之功。卽深相結納，非爲邪也。乃張璉以此嗾攻一清，業去位矣。末

既沒後其家人朱繼宗上末兄富陰事詞連一清下
法司推鞠止廉得末存日餽一清生日禮百金末弟
容求末志文折儀二百金此亦大官交際之常非賂
遺也給事中趙廷瑞阿璵意復以爲言乃奪一清職
令閒住於乎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元輔不當以小疵
罹大罪尋一清疽發背而歿處富貴之極者其人必
有殺機於乎危哉

霍韜既以議禮得君益褊心不能容物恣其偏見妄言
無忌上已心薄之而不忍置法及爲夏言所擠劾
其阻壞郊祀上大怒下韜都察院獄蓋姑辱之以

杜其口冀其和衷以共成大典也乃譟恐上殺之
貽書張璉求救搖尾之狀畢露矣語云志士不忘在
溝壑難其人哉

太廟之祭例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言爲都給事中已
加四品服俸遇孟春時享言乞陪祀且言六科都給
事中列署內庭亦宜一體陪從得旨言准陪祀其
六科都給事中下禮部議以與會典未合罷之今六
科都給事中俱得與祭又不知始于何年也

祖宗時凡內外官願告致仕者例有陞級嘉靖十年應
天府推官陳廷璉以痼疾乞休吏部循故事擬加太

僕寺寺丞以獎恬退。上曰陞職之典所以勸功。廷璉既痼疾不能任事自應乞休。何謂恬退以問吏部。此例起自何年。吏部具覆例始弘治中累年奉行未及改正。請自今乞休者務廉其實。非有旌異者即累資三年六中止以原官致仕。詔從之。廷璉竟罷陞職而自是致仕官不得濫竽斯典矣。

大學士張宇敬娶景寧縣潘氏爲繼室。上賜金幣羊酒資其行禮。此真異數也。是時宇敬年六十餘有子有孫矣。而爲是舉不亦異事乎。宇敬卽璉於御名有嫌。故請上賜是名而字之曰懋恭。

終